

近现代书画名家款识印鉴丛书

张大千常用印款

张春记 编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序言

张大千用印的特色首先是数量大。在近现代书画家中，若论用印的数量，是没有人超过他的，千方以上当不在话下。对于其确切数目，则很难准确统计。不过，从他众多的『张爱』、『大千』同一印文的图章看，也能想见其一斑。

张大千一生喜欢交友，朋友遍天下，故他的用印，除了自刻外，同时代的篆刻名家基本上都为其刻过印，如王福庵、楼辛壶、李尹桑、张樾丞、简经纶、赵鹤琴、方介堪、朱复戡、台静农、陈巨来、韩登安、钱君匋、顿立夫、王壮为、曾绍杰、张祥凝、吴平等，前后几十人之多。其中，以方介堪、陈巨来二人为其治印最多，反过来也可看出他最欣赏他们的篆刻艺术。据方介堪晚年回忆，他为大千治印，仅『大风堂』就不下五、六十枚。他在晚年也为大千刻了数方印。陈巨来为大千治印难以准确计算，仅一九四六年夏天半月之内就刻了六十方。

其次，张大千对印章的用法，也相当有研究。如对于他形式多样的画风，他认为就不能用同一种印风的图章，『工笔宜用周秦古玺，元朱满白』，而写意『可用两汉官私印信的体制以及皖、浙两派，就中吴让之的最为适合，若明朝的文（彭）、何（震），都不是正宗』。他青睐方形和圆形的图章，而对于依照自然形状刻成的图章，基本上不甚喜欢，他曾说，『方形的最好，圆印还可以，若腰圆天然型等，都不可用』。即使名号印之外的闲章，内容最好也要用古人成语，和画面本身匹配，这点我们也可从他的作品上得到印证。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期，其用印多是自刻。一九三〇年出版的《大千印留》中，收入了他自刻的数十方印，多为名章，如他至今传世的一九三〇年前后作品，所用印章即在此书中。三十年代后期的作品上，慢慢出现了与他人篆刻并用的情况，如李尹桑、方介堪、韩登安等。到了四十年代，如从敦煌归后，基本上全用他人所刻印章。由于受到敦煌壁画的滋养，画风也与三十年代大变，与此相适应，所用印章以方介堪、陈巨来、顿立夫工整风格为多。到了晚年，画风更趋苍劲，用印中出自王壮为、曾绍杰也不少。但总的说来，大千自中年之后，方介堪、陈巨来、顿立夫三家所刻印为使用终生之印，并不局限于中年。即使大千先生的收藏印，也多出自此三家。

第三，虽然大千用印很多，但部分闲章有着严格的使用范围。如『除一切苦』仅仅用于佛教题材，『摩登戒体』只在他的仕女画上看得到，『可以横绝峨嵋』用于山水画等等，不一而足，这要在实际的工作中具体来分析。

张春记

二〇〇六年五月

【张大千常用印】



大风堂

1928 年启用，楼辛壶刻



大千好梦

1930 年前后常用



阿爰

1930 年前后常用



季爰之印
1930 年前后常用



大风堂
1930 年前后常用



大千居士
1930 年前后常用



张季爰印
1930 年前后常用



大千
1930 年前后常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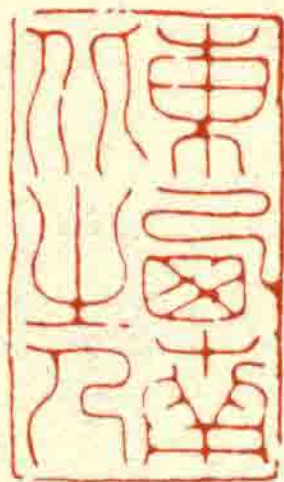
张季
1930 年前后常用



张季
1930 年前后常用



张季爰印
1930 年前后常用



东西南北之人
1933 年启用，方介堪刻。



蜀客

1933 年启用，李尹桑刻。



大风堂长物

1933 年启用，韩登安刻。



两到黄山绝顶人

1934年10月启用，方介堪刻。



长鬣张郎三十八

1936年专用，乔大壮刻。



青城客

1939年9月启用，方介堪刻。



画忘愁春

1946年10月启用，方介堪刻。



大千居士
20 世纪 40 年代启用



大千居士
20 世纪 40 年代启用



大千居士
20 世纪 40 年代启用



大千居士
20 世纪 40 年代启用



大千居士
20 世纪 40 年代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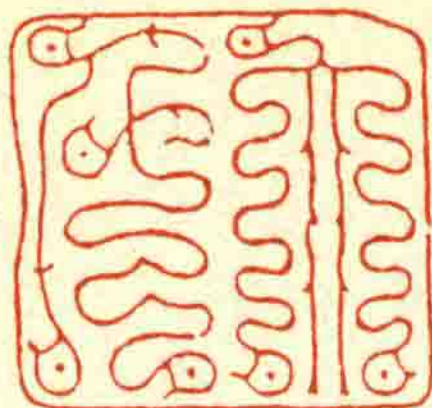
大千居士
20 世纪 40 年代启用



大千居士
20 世纪 40 年代启用



大千居士
20 世纪 40 年代启用



大千

20 世纪 40 年代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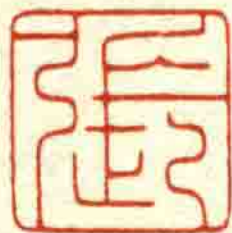


张爱私印

20 世纪 40 年代启用



大风堂
20 世纪 40 年代启用



张爱
20 世纪 40 年代启用